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被侮辱與損害的

(八)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李驥野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被害與侮辱的

(八)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李霽野譯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的害損與辱侮被

冊八

著基斯夫妥思陀

譯野霽李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INSULTED AND INJURED

BY J. DOSTOEVSKY

TRANSLATED BY LI TSI YEH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1

All Rights Reserved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被侮辱與損害的

第七章

道路在我覺得似乎是無窮的。最後我們到了，我底心往下一沉，我走進到我底老朋友們那里去了。我不知道我底告別將要成爲什麼樣子，但是我知道無論費怎樣犧牲，要不得到寬恕和和解，我一定不離開他們底屋。

現在三點過了。我底老朋友們像平常一樣，單獨的坐着。尼古來塞爾該伊奇病而且弱，蒼白而且困乏的躺着，半偃臥在他底舒服的安樂椅上，頭用手巾捆起來。安那安得列耶夫坐在他旁邊，時時用醋濕他底前額，而且不斷帶一種探尋和憐惜的表情窺探他底臉，這似乎使老人發煩，而且甚至發惱。他是固執地沉默着，而且她不敢首先說話。我們底突然來到，使他們都吃驚。安那安得列耶夫那爲子或種原因，見到我和涅麗一陣，立刻就驚駭起來了，而且一上來的時候看着我們，彷彿

她突然覺得犯罪了一樣。

『你們看，我把我底涅麗給你們帶來了，』我說，向裏面走。『她決了心，而且她現在自願到你們這裡來了。接受她，而且愛她罷……』

老人猜疑地看着我，而且光從他底眼睛就可以推知，他知道了一切，就是他知道納特沙現在是孤獨的，被拋了，被棄了，而且現在或者被侮辱了。他很急於要知道我們到來底意義，而且他探詢地看着我們兩個。涅麗抖索着，而且緊緊把我底手握在她底手裏，她老把她底眼睛向着地，僅只不時地在周圍偷撇害怕的眼色，像一個入網羅的小野獸一樣。但是安那安得列耶夫那不久就恢復原狀，而且明白了情形了。她確乎是攫捕住了涅麗，親她，撫摸她，甚至對她哭，於是溫存地使她在她旁邊坐下，把孩子底手拿在她底手裏。涅麗帶着好奇和一種驚異斜視她。但是撫愛了涅麗，而且使她在她旁邊坐下之後，這老婦人不知道其次要怎麼辦了，而且開始帶着天真的期望看着我。老人皺了眉毛，幾乎猜疑我爲什麼帶涅麗來了。看見我注意到他底煩躁的表情和皺着的眉頭，他把手放在頭上，而且說：

『我頭疼，凡尼亞。』

這些時間中我們全坐着沒有說話。我在考慮怎樣開始。屋裏是黃昏時光了，一陣黑的暴風雨的雲彩遮掩着天空，而且遠處又傳來隆隆的雷聲。

『今年春天我們得雷早，』老人說。『但是我記得在三十七年比這還早就有雷雨了。』
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嘆氣。

『我們要暖炊嗎？』她怯怯地問，但是沒有人回答，於是她又轉向涅麗去了。

『你叫什麼名字，可愛的？』她問。

涅麗以微弱的聲音說出她底名字，頭比以前更爲低垂了。老人專心地看着她。

『和伊里納一樣的，不是嗎？』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更爲有神些繼續說。

『是的，』涅麗回答。

於是又沉默一會。

『勃拉司科夫亞安得列耶夫那 (Praskovya Andreyevna) 底姊妹有一個姪女名字叫伊

里納；人也時常叫她涅麗，我記得，『尼古來塞爾該伊奇說。

『你沒有親戚，可愛的，沒有爸爸，也沒有媽媽嗎？』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又問。

『沒有，』涅麗以膽怯的低語急說出來。

『我聽說這樣，我聽說這樣。你媽媽死了很久了嗎？』

『不，不久。』

『可憐的可愛的人，可憐的小孤女，』安那安得列耶夫那繼續說，憐憫地看着她。

老人不耐地用手指擂打着桌子。

『你媽媽是一個外國人，不是嗎？你這樣告訴我的，你沒有嗎，伊凡彼得羅維奇？』老婦人怯怯

地堅持說。

涅麗用她底黑眼睛偷偷看我一眼，彷彿求我幫助她一樣。她在用艱難的，不規律的喘息呼吸

着。

『她媽媽是一個英國男子和俄國女子底女兒；所以她多半是俄國人，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涅

麗是在國外生的。」

「怎麼，她媽媽結婚的時候，到國外去過生活了嗎？」

涅麗突然臉通紅。我底老朋友即刻猜出她是大錯特錯了，而且在她丈夫大怒的警視之下抖索。他嚴厲地看着她，而且轉向窗子去了。

「她媽媽被一個下流的壞人騙了，」他突然說出來，對着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她爲他底緣故離開她爸爸，而且將他爸爸底錢交給她底愛人管理着；他是用詭計把錢從她弄去的，把她帶到國外，搶了她，於是把她拋棄了。一位好朋友仍然對她忠實，而且一直到他死的時候都幫助她。他死了的時候，她在兩年前回到俄國，回到她爸爸那里。這不是你告訴我們的嗎，凡尼亞？』他突然問我。涅麗很激動地站起來，而且要向門那里走動。

「這里來，涅麗，」老人說，最後向她伸出手來。『坐在這里，坐在我旁邊，這里，坐下罷。』

他彎下身子，親吻她，而且開始溫存地摸着她底頭。涅麗全身抖索，但是她約束着自己。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懷着情緒與歡樂的希望，看見她底尼古來塞爾該伊奇怎樣終於愛起這孤女來了。

『我知道，涅麗，一個壞人，一個放蕩的壞人毀了你媽媽，但是我也知道，你媽媽愛而且敬她底爸爸，』老人仍然摸着涅麗底頭，有些興奮地說出來，制止不住要向我們拋棄這挑戰了。

微微的紅潮布滿了他蒼白的面頰，但是他極力不看我們。

『媽媽愛外祖父甚過他愛她，』涅麗膽怯但卻堅決地斷言道。她也極力避免看一切人。

『你怎麼知道呢？』老人嚴厲地問道，和一個孩子一般率性，雖然他似乎對於他底急躁害羞。

『我知道，』涅麗急跳地回答。『他不收容媽媽，而且把她趕走了……』

我看見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就要說什麼話，要有類如這樣的回答：爸爸有好理由不收容她；但是他看看我們，於是沉默了。

『噫，你外祖父不收容你們的時候，你們在那里住呢？』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問，她顯出要對這題目繼續談話的突然的堅持和欲望來了。

『我們到了的時候，找了外祖父好久，』涅麗回答，『但是怎樣也找他不到。媽媽那時候告訴我，外祖父有一時很有錢，而且要建一個工廠，但是現在他非常窮了，因為媽媽和他一同走的那個

人，從她把外祖父所有的錢都弄去了，而且不還了。這是她自己告訴我的。」

『哼！』老人反應。

『她也告訴我，』涅麗繼續說，越來越起勁了，而且似乎急於要回答尼古來塞爾該伊奇，雖然她向着安那安得列耶夫那說話，『她告訴我外祖父很氣她，說她對他行爲很錯誤；而且她說她除了外祖父，她全世上就沒有一個人了。她告訴我這話的時候，她哭了……』「他決不會寬恕我，」我們初到時她說，「但是或者他會見到你而且愛你，並且爲你底緣故寬恕我。」媽媽很愛我，她說這話的時候總是親吻我，她很害怕到外祖父那里去。她教我爲外祖父祈禱，她也常常自己祈禱，她對於舊時怎樣和外祖父同住，外祖父怎樣愛她甚過一切，告訴了我許多。她時常晚間對他讀書，而且對他彈琴，外祖父總是親吻她，而且給她許多禮物。他時常給她各種的東西；所以有一天在媽媽命名日的時候，他們吵起嘴來了，因爲外祖父以爲媽媽不知道他要給她什麼禮物，但是媽媽卻老早就打聽出來了。媽媽要耳環，但是外祖父要哄她，告訴她禮物不是耳環，卻是鐲；當他給她耳環的時候，他看出媽媽已經知道是耳環不是鐲了，他生氣媽媽已經打聽出來，半天不和她說話，但是以後

他自動地去親吻她，而且求她原諒。」

涅麗被她底故事引出常軌了，而且在她蒼白的，病色的，小面頰上有一陣紅潮。顯然不僅一次，媽媽在她們地下室底角落裏，向她底小涅麗談她過去的幸福時日，擁抱而且親吻小女孩，她是她生活中所還存留的一切，而且對她啜泣，決沒有料想到在這脆弱孩子底變態銳感而且早熟發展的感情上，這些故事有着何等有力的影響。

但是涅麗似乎突然約束她自己了。她不信任地周圍看望，而且又沉默起來了。老人皺眉毛，又用指頭擂打桌子。一顆眼淚在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底眼睛裏閃耀，她默默地用她底手帕拭去了。

『媽媽到這里來病很重，』涅麗低聲繼續說。『她底胸部很不好。我們找了外祖父好久，找他不到；我們在地下室裏租了一個角落。』

『一個角落，一個病人！』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叫。

『是的……一個角落……』涅麗回答。『媽媽窮。媽媽告訴我，』她帶着增長的熱誠加上說，『窮不是罪過，有錢而侮辱人卻是罪過，而且告訴我上帝在懲罰她。』

『你們是住在華西里耶夫司基島嗎？在布白諾夫夫人家，不是嗎？』老人問，轉向我，極力要將一種不關心的音調放進他底問題裏去。他說話彷彿覺得默然坐着是蠢笨的一樣。

『不，不在那里。一上來是在密斯錢司基(Myeschansky)街，』涅麗回答。『那里是非常黑暗而且陰濕，』她停一下加上說，『媽媽在那里病得很重，不過那時候她還到處走動。我時常爲她洗衣服，她時常哭。那里也常住着一個老太太，是一個船長底寡婦；還有一個退職的書記，他時常喝醉回來，而且每夜吵鬧。我非常怕他。媽媽時常把我弄到她床上，緊抱着我，而且她自己也全身發抖，在他常常叫罵的時候。有一次他要打船長底寡婦，她是很年老的太太，而且拄着手杖走路。媽媽爲她傷心，而且幫忙她；那個人也打了媽媽，我打了他……』

涅麗停住了。記憶激動她；她底眼睛發着光。

『好天爺！』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叫，完全吸注在故事上了，而且眼睛老是釘在涅麗身上，她也多半向着她說話。

『於是媽媽就從那里走開了，』涅麗繼續說，『而且帶着我。這是在白天。我們在街上走來走

去，一直到天完全黃昏了，媽媽這些時候總是隨走隨哭，而且握着我底手。我很疲倦。那一天我們都沒有東西吃。媽媽不斷向她自己和我說：「窮罷，淒麗，我死的時候，莫要聽任何人，任何事。莫要到任何人那里去，孤單而且貧窮罷，工作罷，假如你得不到工作，就乞討罷，莫要到他那里去。」我們穿過一條大街的時候，天黃昏了；突然媽媽叫，「阿榮加！阿榮加！」於是一條大狗，毛全脫落了，跑到媽媽跟前，哀叫着而且向她跳起來。媽媽害怕了；她變蒼白了，大叫起來，而且在一個高高的老人面前跪下了，他拄着手杖走路，看着地下。這高高的老人是外祖父，他是那樣瘦，而且穿着那樣可憐的衣服。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外祖父。外祖父也很吃驚，變得很蒼白，他看見媽媽跪在他面前，而且抱着他底腳的時候，他自己就拔身去了，推出媽媽，用手杖敲着馬路，迅速地離開我們走了。阿榮加還沒有走，還在哀叫着而且舐着媽媽，於是就跑去追外祖父，咬住他底衣尾，極力要把他拉回來。外祖父用手杖打他。阿榮加要跑回到我們這里來，但是外祖父叫他；他在外祖父後面跑，而且不斷哀叫着。媽媽躺着彷彿她死了一樣，圍了許多人，警察來了。我不斷大呼，而且要使媽媽起來。她起來了，向四面看，於是跟着我。我領她回家。人們看了我們好久，而且不斷搖着頭。」

涅麗停止了來吸氣，而且作新的努力。她很蒼白，但是在她眼睛裏有一種堅決底閃光。顯然她終於決心告訴我們一切了。在這瞬間在她有種挑戰的東西。

『喔，』尼古來塞爾該伊奇用不穩定的聲音，帶着一種極受刺激的嚴厲說。『喔，你媽媽損害了她爸爸，他有理由拒絕她。』

『媽媽也告訴我這個了，』涅麗嚴厲地反駁道；『而且她走着回家的時候，她不斷說，「這是你底外祖父，涅麗，我對他犯罪了；他詛咒了我，這是上帝懲罰我的緣故。」那一晚和第二天她都老是說這話。而且她說話彷彿她就不知道她在說什麼一樣……』

老人沈默着。

『那你們搬到另外一個住處是怎麼一回事呢？』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問，仍然靜靜地哭着。

『那夜裏媽媽病了，船長底寡婦替她在布白諾夫家找了一個住處，兩天後我們搬了，船長底寡婦和我們一陣；我們搬了之後，媽媽完全病了，而且睡了三個星期床，我照拂她。我們所有的錢都用去了，我們受船長底寡婦和伊凡亞歷山得里奇（Ivan Alexandritch）底幫助。』

『棺材匠，他們底房東，』我解釋。

『媽媽起來而且開始走動的時候，她就將關於阿榮加的事全告訴我了。』

涅麗停止了。老人似乎安心了，將談話轉到狗身上。

『關於阿榮加她告訴你什麼了呢？』他問，在椅子上更彎下身子去，以便向下看，而且更完全地藏起他底臉。

『她不斷向我談外祖父，』涅麗回答；『她病的時候不斷談他，她一好些的時候，她總告訴我她以前怎樣生活……於是她就告訴我阿榮加，因為有幾個粗暴的孩子，有一次要在城外的江裏把阿榮加淹死，媽媽給了他們點錢，買了阿榮加。外祖父看見阿榮加的時候，他只一笑。只是阿榮加跑了呵。媽媽哭了；外祖父害怕起來，而且允着誰要把阿榮加弄回來，給誰一百盧布。兩天以後，阿榮加弄回來了。外祖父爲他給了一百盧布，而且從那時起他就愛起阿榮加來了。媽媽是這樣愛他，她時常甚至帶他上床。媽媽告訴我，阿榮加時常和些演員們在街上演戲，而且知道怎樣扮演他底那一角，時常有一個猴騎在他背上，他知道怎樣用鎗，和許多其他的事情。媽媽離開他的時候，外祖父

自己留着阿榮加，而且時常和他一同出來，所以媽媽在街上一見到阿榮加，她即刻就猜出外祖父是在跟前的。」

老人對於阿榮加顯然是沒有料到這個的，而且越來越顯得不高興。他不再發問了。

「那末你就沒有再見到你底外祖父了？」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問。

「見了，媽媽開始好些的時候，我又見到外祖父了。我是到舖子裏去弄點麵包。突然我見到一個人帶着阿榮加；我切近些看一看，見到是外祖父。我走到一旁，而且緊擠到牆上。外祖父看着我；他那樣苛刻地看着我，而且是那樣可怕，我非常害怕他，並且從旁走過去了。阿榮加記得我，開始在我周圍跳，而且舐我底手。我急忙回家，向後看，外祖父走進舖子去了。於是我想，「他一定是打聽，」我比以前更害怕，我回家的時候沒有向媽媽說，因為怕她又要病了。第二天我沒有到舖子裏去；我說我頭疼；第三天我去的時候，沒有遇見一個人；我極爲害怕，所以我跑得快。但是下一天我去了，而且我剛還沒有抹過角，那時外祖父和阿榮加站在我面前了。我跑，而且轉到另外一條街，從別的一條路到舖子裏去；但是突然我又遇見他了，而且是這樣害怕，我十分穩定地站着，並且不能動了。外祖